

# 漢語音韻史的分期間題

鄭 再 發

“語言”是自有人類以來很早就有的東西，可是“歷史”通常僅指人類既有文字記載以後的一段活動；因此一談及漢語的歷史，殷周人的記載竟被認為是上古語。自殷周迄今三千年中，由於漢語本身的漸變與外來因素的催化，歷代漢語不論在音韻、語彙或語法上，都各有或多或少的別異徵象。學者為了研究與敘述的方便，即依有史以來各文獻裏所能見的特徵，將漢語史分為若干斷代。

音韻、語彙與語法，粗略地說，是語言研究裏的三個範疇。漢語的研究，在音韻方面有頗為長久的歷史，所得的成績也最輝煌；在語彙方面，雖然自漢以來就有訓詁學，可是迄未經過科學的洗禮，其成績反不如起步最遲的語法研究。目前我們對這三個範疇的知識既如此參差，那麼與其籠統地為漢語史分期，似不如先就漢語音韻史、漢語語彙史及漢語語法史三者分別斷代為愈了。

前此為漢語音韻史分期的，就我手邊的材料，有如下數家：

一、錢玄同文字學音篇，承襲並增訂段玉裁、章太炎等人的傳統說法，分漢語音韻史為周秦（紀元前十一世紀——前三世紀）、兩漢（前世紀——二世紀）、魏晉南北朝（三世紀——六世紀）、隋唐宋（七世紀——十三世紀）、元明清（十四世紀——十九世紀）及現代（二十世紀初）六期，所以如此分期的原因，錢氏固有敘述，但只着眼於文獻的異同；文獻所表露的音系既一字不提，自難令人滿意。

二、羅常培先生漢語音韻演變史（註一）上篇第一講裏，也將古今音韻的變遷分為六期，各期的名稱與起迄年代，一如錢氏。不過他在分別敘述各期的材料之後，接着說：“此六期者，二期可附一期之末，三期可冠四期之首。若加之稱謂，以便指說，

（註一）北大講義稿，我只看到上篇。

### 漢語音韻史的分期間問題

亦可分爲古音時期、韻書時期、北音時期、音標時期。”然則雖因我得的講義稿不全，無法窺知他所謂的“各期聲韻特徵”，但已可想見他也不是全以音韻特徵爲分期的依據。

三、王力先生漢語史稿第一章第六節裏，兼採音韻、語法的特徵，將漢語史分爲四期；單就他所舉的音韻特徵而論，四期各爲：

1. 公元三世紀以前（五胡亂華以前）爲上古期（三、四世紀爲過渡階段）  
入聲有兩類
2. 四世紀到十二世紀（南宋前半）爲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紀爲過渡階段）  
去聲調類的產生
3. 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鴉片戰爭）爲近代（自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爲過渡階段）
  - a. 全濁聲母在北方官話裏的消失
  - b. -m尾韻在北方官話裏的消失
  - c. 入聲在北方官話裏的消失
4. 二十世紀（五四運動以後）爲現代

王先生所舉前三期的音韻特徵雖不完備，不過從第二章“語音的發展”裏，仍然可以窺見他劃分上古、中古及近代的理由，至於“現代”以五四運動爲起點，就找不出音韻上的根據了。

四、同龢先師漢語音韻學(註一)第一章“引論”裏，將漢語音韻史分爲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及現代五期：各期分別以諧聲字與詩經叶韻、切韻與早期韻圖、古今韻會舉要、中原音韻、現代漢語方言爲代表。各期的特徵，散見於“早期官話”、“中古聲韻母的簡化”、“由中古到現代”、“上古韻母系統的擬測”、“上古聲母”、“上古聲調的問題”等章裏。惟從近古到近代的演變，未有交待。

五、日人藤堂明保“中國語の史的音韻論”，則只分爲上古、中古、中世及近代四期。他跟同龢先師的不同，除了在名稱上改“現代”爲“近代”、改“近代”爲“中世”

(註一) 臺大講義稿，曾刪節爲“中國語音史”出版(臺北，1953)，全稿近將付印。

外，就是把“近古”省略了（究竟拼入中古或中世，不得而知）。至於各期的上下限，因為他跟同龢先師一樣的採用重點提示的辦法，所以也就很難追問了。

由上的引述，可知前此的分期，都未能完全以音韻特徵為依據；或許他們確是完全以音韻特徵為依據，可惜我竟未能發現。

除了分期上的問題外，前此的斷代的命名也有商榷的餘地。本來將整部漢語史依年代的遠近，分作上古、中古、近代、現代等若干階段，是最合理可行的。可是有時候我們竟把“中原音韻”或跟它類似的韻書所記錄的語言叫做“早期官話”（註一），而把“現代”之前、“中原音韻”之後的那一階段叫做“北音時期”（註一），如此豈不意謂着整個漢語可以析成官話、非官話及官話、非官話分化前的古漢語三個語言？但是官話與非官話間即使能截然分離，古漢語與官話間也很難有個確切的疆界。尤其我國歷朝的政治中心，絕大多數都在現代所謂的官話區域內，也就是現代“官話”的早期形式，不論是元朝的，宋朝的或更早期的，都一直是中國的“標準語”，那麼我們又怎麼可以說中原音韻之後是早期官話時期，而古今韻會舉要之前便不是早期官話時期呢？事實上自龍果夫發表“The hPh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arin”一文，羅常培先生譯作“八思巴字與早期官話”後，由於八思巴字標注漢語材料的音系，實質上為古今韻會舉要所承襲，所以古今韻會舉要在無形中已被歸入了“早期官話”；且藤堂明保在他“Development of Mandarin from 14c. to 19c.”（註二）一文裏，更討論到宋邵雍的皇極經世聲音圖；可見“早期官話”一詞並無特定的內涵，而同龢先師等近古、近代的分野，也可因名詞的含混而泯滅。

誠然，由於漢語方言的紛繁、由於北方官話在漢語人口比率上及元朝以後政教上的特殊性、同時也由於中原音韻以後“雅音”韻書的蜂出，常常使得學者在不知不覺中對北方官話另垂青眼。這種局面的結果，如只限於把北方官話當作自詩經、切韻以降一脈相承的“中原雅音”——標準語，而以這標準語的斷代權表漢語史的分期，倒有助於問題的簡化與釐清，如竟至以官話與古漢語對立，那就失却準據、徒亂步驟了。

為了遂行漢語音韻史的分期，摘要陳說漢語自古迄今的音韻演變趨勢是必要的。

（註一） 見上文羅常培先生及同龢先師的分期。

（註二） 見 Acta Asiatica, 6, The Toho Gakkai, Tokyo, 1964.

## 漢語音韻史的分期間問題

敍述時除了暫視北方官語爲漢語的嫡系外，還暫把上古、中古與現代當作漢語史裏的三個定點，各點的音系，分別以諧聲及詩經韻脚、廣韻、國語三者來代表；原因是這三者自來即受普遍的注意，而他們之間又各有一段便於分割的距離與一些相當醒目的徵象，再者這三定點分別叫上古、中古、現代，在目前是最少異詞的。

### 一、從上古到中古（音值從同龢先師的擬訂）

#### a. 聲母方面：

1. \*t- 系分化爲端、知兩系
2. \*ts- 系分化爲精、莊兩系
3. \*θ- 分化爲匣、于兩母
4. \*t-、\*c- 兩系合流爲章系
5. \*m-、\*x- 合流爲曉母
6. \*d-、\*g- 合流爲以母
7. （複輔音聲母的單輔音化）

#### b. 韻母方面：

1. 濁塞音韻尾 \*\*-b 合流於 \*-d
2. 濁音韻尾 \*-g、\*-d、\*-r 消失

此外，介音的演變幾乎沒有，主要元音的演變却又錯綜得缺少特徵。近人繫聯漢魏南北朝詩人的用韻，曾發現某些廣韻分立的韻——如東：冬，江：陽，之：脂，魚：虞等兩兩間，有合流的現象(註一)。但這些現象並不存在於“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廣韻中。

c. 聲調方面：上古聲調，有主古無四聲的（如明陳季立），有主古有二聲（如黃季剛、王力）、三聲（如段玉裁）乃至四聲俱全的（如周祖謨、同龢先師），問題既然尚在聚訟期間，演變之跡自也無從談起。

### 二、從中古到現代：

#### a. 聲母方面：

(註一) 參見羅常培、周祖謨合著“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羅常培“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言考”，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等。

1. 脣音分化為輕脣音與重脣音
2. 非、敷合流
3. 莊、章兩系合流後，又納入了知系（一小部份知莊系字與精系合流）
4. 于、以兩母合流後，又納入了影母
5. 全濁聲母字，其平聲部分與次清聲母合流，其仄聲部分與全清聲母合流
6. 疑、微兩母消失，多合流於于、以、影，只有少數疑母字合流於泥
7. 精、見兩系字，其細音部份由於顎化而合流

b. 韻母方面：

1. -ə̃、-ĩ 韵的產生
2. 四等變四呼
3. 入聲韻尾消失
4. 韵尾 -m 合流於 -n

c. 聲調方面：根據同龢先師的漢語音韻學，由中古到現代聲調的變化可用下表表示：

全 濁	次 濁	清	演 變 條 件	國 語 調 型
			中 古 調 類	
入		𠂇	平	
𠂇		𠂇	上	
𠂇		𠂇	去	
𠂇	𠂇	𠂇	𠂇	入

當然上述兩階段的演變，絕非朝夕間一蹴而成的，而是先後錯落漸漸變來的。我

們如以此演變趨勢爲尺度，去衡量歷來各材料中語音的演變程度，從爾爲漢語音韻史分期，或者是比较可行的途徑。

但是在衡量之前，材料本身的問題是不容忽視的。

如上所說，廣韻分立的韻——如東：冬，江：陽，之：脂，魚：虞等兩兩間，在魏晉時期有合流的現象，但在“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切韻裏，它們却仍固守此疆爾界，一如上古；於是有人認爲切韻是古今方言的音系的共同間架(註一)，上古既分東：冬，江：陽，之：脂，魚：虞等，切韻自不能混同；也有人認爲切韻是隋朝長安方言的實錄(註一)，東：冬，江：陽，之：脂，魚：虞等混而不分的，是另一個方言。不管那一說是真，這總意謂着我們拿跟上古音太近似的廣韻作爲上古音演變趨勢的箭垛，可能是一種技術錯誤。尤其我們現在所了解的上古音系，事實上是廣韻間架與上古叶韻、諧聲間架的重疊，它之能涵蓋廣韻音系，本是人爲的賦予！而從上古到中古這一長距離中，零星的材料實在也無法彌補我們古代音韻史上的空隙；何況在音變趨勢中最易捕捉的徵象，總在聲母方面，而這方面的材料在這一階段裏却最偏枯，我們頂多只有一個孤證，即 \*t 系的“分化的時代大約是在第六世紀”(註二)！因此上述的分期方案，對這一階段來說，不論在理論上或事實上，竟都令人有缺乏憑藉之感。

中古以後，我們有很豐富的各具體系的音韻史料。可惜的是這些史料裏的體系，跟切韻一樣，仍然未必就是某一個活語言的音系；即使是某一活語言的音系，還是跟切韻一樣，也仍然未必就是編纂者的時代的語音。前者如所週知，在所謂切韻系韻書時期，從獨用、同用、互用的標注、禮部韻略的省拼、到平水韻的簡化，漢語音韻會有着很急遽的演變，但是這演變又似乎只局限在韻類方面，聲類方面居然絲毫未起變化，這是不能令人無疑的。又如中原音韻時期的中原雅音裏，中古的濁聲母既多清化了，可是五十年後的洪武正韻所記錄的中原雅音，那些曾清化了的中古濁聲母居然又輪迴出現！這也是不能令人無疑的。後者如韻鏡所處理的是切韻系的語音，元劉鑑的經史正音切韻指南所處理的是金韓道昭五音集韻裏的語音，其中容有編者的口音成

(註一) 參見周法高先生“玄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20本。

(註二) 見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第二章，理由是“洛陽伽藍記還以「宅第」爲雙聲”。我們或許也可以從切韻裏“精照互用”及“匣子互用”之成爲例外，推測 \*ts 系及 \*č 的分化不會比切韻的年代早很多。

份，究竟不是全豹。這種種現象的產生，一者可能是由於編纂者存心是古非今；再者可能是由於在編纂者的心目中，所謂韻書就只是作詩選韻的參考書，聲母的同異既無關叶韻，自然不用是今非古——這一傳統，綿延到清末勞乃宣“等韻一得”而不衰；三者也可能由於編纂者的音韻知識或審音能力的限制，如據趙蔭棠的意見，中古見曉系細音字，在古今韻會舉要裏就有了顎化的端倪，可是一直到許桂林的說音，華長忠的韻鏡等才開始有了記錄；而民國初年商訂注音字母時，勞乃宣還不認為舊日的見曉系字已有  $k-$ ,  $t\theta-$  的分化！（註一）

趙蔭棠在他“等韻源流”裏，依中古濁聲母的已否清化，把中原音韻以後的韻書分為“存濁系統”與“化濁入清系統”兩類；前一類上文既已懷疑它是活語言的記錄，至少在聲母方面是不足據以討論分期問題的，而後一類如果真是某一活語言的記錄，則又不能不考慮到方言的問題。

據趙氏的考察，“化濁入清系統”的韻書，其編纂者的籍貫有：遼寧、河北、陝西、河南、安徽、江蘇、湖南、四川、雲南等，也就是說其地域至少遍及現在所謂的北方、下江及西南三個官話區！而這三個官話的演變趨勢與速度，如所週知，並不一致；即使在同屬北方官話的各次方言間，這種步調的不一致也是存在的。因此在趙氏上引書的“明清等韻化濁入清系統聲母表”裏，我們可以發現某些聲母的消長，並不以年代的先後為推移；如把他所列舉的二十種韻書依年代的先後與國語聯繹成一線，其結果將是扭曲了的官話音韻史；然則我們怎能為扭曲了的歷史分期呢？

在理論上，類似的問題也應出現在上古、中古間。雖說上古叶韻、諧聲的間架已經包羅了時地上的差別，而中古廣韻音系又是可以舉現代官話方言為它作註腳的龐大建構，以廣韻為上古的嫡系，總比以國語為廣韻的嫡系近理；但是上古、中古間，如也像中古、現代間有很豐富的方言材料，則我們也仍然不能將各材料依時間的先後排比聯繹；明白的說，我們不能依材料的演變史分期！

通常我們總是說歷史是一股潮流。在緩慢的潮流中滲進他種有色液體，我們將很清楚的看出那液體隨着潮流的方向作圓錐形的擴散。上述的音變在歷史上的景象似乎

（註一） 見氏著“中原音韻的ㄩ、ㄤ、ㄭ”（中法大學月刊一卷五期）及“等韻源流”。

也可以做如是觀。因此我們以上述方案爲漢語音韻史分期時，事實上只須着眼於各項音變的錐頂產生的時代，而不必理會與它同時代或比它晚出的材料裏的存古現象；正如我們只着眼於國語 v-、ŋ- 的有無，而不理會其他官話方言裏 v-、ŋ- 的存在一樣。然則上文所謂“以此演變趨勢爲尺度，去衡量歷來各材料中語音的演變程度”的作業，應僅限於歷來各材料中有否音變錐頂的考察爲已足。

底下就以此觀點，列表考察切韻以後許多材料中語音的演變程度。

表例：

- 一、本表是根據趙蔭棠在“等韻源流”裏的簡介，並參考羅常培先生附在“中原音韻聲類考”、“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跋”兩文後的聲類源流表而繪製的。
- 二、加括弧的史料，表示只用該史料的一部份作素材。
- 三、爲了醒目，材料的作成年代，一律用公元紀年。同時爲了顧全材料的歷史性，只標明它的“作成”年代，始刊年代不予理會。其作成年代不能確指的，則以“—××××”表“××××年前”，“××××—”表“××××年後”，“—××××—”表“××××年前後”，“××××—××××”表“××××年與××××年間”。
- 四、作者也只標明原作者，始刊者從闕。
- 五、籍貫原應以作者寄居地、或更精確地說，原應以作者所記錄的方言爲準，可惜目前我多只能標出作者的祖籍。
- 六、爲了技術上的問題，表中所列舉的十七項音變要目，與上文所列中古到現代的音變尺度略有不同。如“四等變四呼”，表中只作“四等的泯滅”，原因是“四等”或“四呼”是人們對語音系統有了認知後設計的解說術語，而人的認知總比客觀的事實發生得晚，要避免這種時代上的差別，唯一的辦法是儘可能少述及有了音系的認知以後所設計的名詞。
- 七、材料中已明白提及或表現音變現象的，以“√”號表示，其可以解釋作有音變端倪或現象的，以“?”號表示。
- 八、“錐頂的考察”一欄中的數目字，是表示某材料中出現了該項音變要目的音變錐頂；其加( )者，表示該項音變要目首次出現了“?”。

九、“參考資料”欄裏的文獻，是我對某材料進行音變考察時的最主要參考資料；或唯一的參考資料。

語 音 史 料	作 成 年 代 (公元)	晉 變 的 考 察 籍 貫 者	晉 變 要 目	錐頂的考察																	參 考 資 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韻學殘卷	- 907	守溫	南梁	✓	✓																3, 5	趙蔭棠等韻源流
守溫三十六字母	907-951 <sup>(1)</sup>			✓	✓	✓															1	✓
(韻鏡) <sup>(2)</sup>	- 951			✓	✓	✓	✓														✓	
(七晉略) <sup>(3)</sup>				✓	✓	✓	✓	✓	✓												✓	
(唐五代西北方音)	- 951			✓	?	✓	?			?			?		?	?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	
四聲等子	997-			✓	✓	✓	✓	✓	✓	✓											趙蔭棠等韻源流 <sup>(4)</sup>	
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	1011-1077	邵	雍洛陽	✓	✓	✓	?	✓	✓	✓	✓	✓					✓	✓			2, 6, 7, 14, 16, (4) (12)	
切韻指掌圖	1176-1203			✓	✓	✓	?	✓	✓					?							陸志韋記邵雍皇極經世的“天聲地音” <sup>(5)</sup> 趙蔭棠等韻源流	
五音集韻	1208	韓道昭	松水	✓	✓	✓	✓	✓	✓												✓	
切韻指掌圖節要	1270-1290	陳晉翁	樂安	✓	✓	✓	✓	✓	✓				?								4, (10)	
切韻指掌圖節要序	1270-1290	吳澄	崇人	✓	✓	✓	✓	✓	✓				?								✓	
蒙古韻略 <sup>(6)</sup>	- 1297			✓	✓	✓	✓	✓	✓	✓	?	?	?	?	?	?					(9)	
(古今韻會舉要)		(熊忠)	(邵武)																			
蒙古字韻 <sup>(7)</sup>	- 1308			✓	✓	✓	✓	✓	✓	✓	?	?	?	?	?	?	✓				9, 12, 17	
中原音韻	1324	周德清	高安	✓	✓	✓	✓	✓	✓	✓	✓	✓	✓	✓	✓	✓	✓	✓	✓	✓	同龢先師漢語音韻學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	1336	劉鑑	關中	✓	✓	✓	✓	✓	✓	✓	✓	✓									趙蔭棠等韻源流	
中州音韻	1351	卓從之	燕山	✓	✓	✓	✓	✓	✓	✓	✓	✓									趙蔭棠中原音韻研究	
洪武正韻	1375			✓	✓	✓	✓	✓	✓	✓	✓	✓	?								劉文錦洪武正韻聲類考 <sup>(8)</sup>	
韻略易通	1442	蘭茂	嵩明	✓	✓	✓	✓	✓	✓	✓	✓	✓	✓	✓	✓	✓	✓	✓	✓	✓	趙蔭棠中原音韻研究	
韻學集成	1432-1460	章黼	嘉定	✓		✓	✓	✓	✓	✓	✓	✓									趙蔭棠等韻源流	
聲韻會通	1540	王應電	崑山	✓	✓	✓	✓	✓	✓	✓	✓										✓	
併音連聲字學集要	- 1574			✓	✓	✓	✓	✓	✓	✓	✓										✓	
韻學大成	1578	濮陽淶	廣德	✓	✓	✓	✓	✓	✓	✓	✓										✓	
書文音義便考私覽	1586	李登上	元	✓	✓	✓	✓	✓	✓	✓	✓	✓									✓	
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	1602	徐孝金	臺	✓	✓	✓	✓	✓	✓	✓	✓	✓	✓	✓	✓	✓	✓	✓	✓	✓	8	
交秦韻	1603	呂坤	豫寧陵																		✓	

漢語音韻史的分期問題

語 音 史 料	作 成 年 代 (公元)	籍 貫 者	音 變 的 考 察	音 變 要 目	音 唇 非 莊 于 濁 微 凝 見 ə i 四 入 聲 韻 尾 的 平 濁																	錐 頂 的 考 察	參 考 資 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字學元元	1604	袁子讓	彬州	✓	✓	✓	✓	✓							✓	✓								
(程氏墨苑) <sup>(9)</sup>	-1605	利瑪竇		✓	✓	✓	✓	✓	✓	✓				✓	✓	✓	✓	✓	✓	✓	✓	✓	10.11	
韻表	1606	葉秉敬	衢州	✓	✓	✓	✓	✓	✓				✓			✓								
元韻譜	1611	喬中和	內邱	✓	✓	✓	✓	✓	✓	✓	✓	✓	✓	?		✓		✓						✓
韻法直圖	-1612			✓	✓	✓	✓	✓							✓	✓								✓
韻法橫圖		李嘉紹	上元	✓	✓	✓	✓	✓																✓
西儒耳目資	1625	金尼閣		✓	✓	✓	✓	✓	✓	✓	✓	✓	✓	✓	✓	✓	✓	✓	✓	✓	✓			
韻通	1621-1644	蕭雲從	燕湖	✓	✓	✓	✓	✓	✓	✓	✓	✓	✓	✓	✓	✓	✓	✓	✓	✓	✓	✓		趙蔭棠等韻源流
皇極圖韻	1632	陳鑒謨	嘉興	✓	✓	✓	✓	✓	✓							✓		✓						羅常培先生耶蘇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
切韻正音經緯圖		釋宗常	昆明	✓	✓	✓	✓	✓																趙蔭棠等韻源流
切韻聲原	1641	方以智	桐城	✓	✓	✓	✓	✓	✓	✓	✓	✓	✓	✓	✓	✓	✓	✓	✓	✓	✓	✓		✓
青郊雜著	1621-1644	柔紹良	零陵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古元音	1644-1662	是奎	武進	✓	?	✓	✓	✓									✓							✓
五方元音	1654-1673	樊騰鳳	堯山	✓	✓	✓	✓	✓	✓	✓	✓	✓	✓	✓	✓	✓	✓	✓	✓	✓	✓	✓		✓
拙菴韻悟	1674	趙紹箕	易水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字音	1674-1708	馬自援	米脂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字根本	1699-1701	阿摩利蒂		✓	✓	✓	✓	✓	✓	✓	✓	✓	✓	✓	✓	✓	✓	✓	✓	✓	✓	✓		✓
聲位	-1708-	林本裕	遼右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切元聲	1709	熊士伯	南昌	✓	✓	✓	✓	✓	✓	✓	✓	✓	✓	✓	✓	✓	✓	✓	✓	✓	✓	✓		✓
類音	1712	潘耒	吳江	✓	✓	✓	✓	✓																✓
詩韻析	1723	汪烜	新安	✓	✓	✓	✓	✓																✓
黃鐘通韻	1744	都四德	長白	✓	✓	✓	✓	✓	✓	✓	✓	✓	✓	✓	✓	✓	✓	✓	✓	✓	✓	✓		✓
本韻一得	1751	龍爲霖	巴郡	✓	✓	✓	✓	✓	✓	✓	✓	✓	✓	✓	?	✓			✓	✓	✓			✓
音切篇	1797	李元	京山	✓	✓	✓	✓	✓											✓					✓
音鑑	1805	李汝珍	大興	✓	✓	✓	✓	✓	✓	✓	✓	✓	✓	✓	✓	✓	✓	✓	✓	✓	✓	✓		✓
說音	1807	許桂林	海州	✓	✓	✓	✓	✓	✓	✓	✓	✓	✓	✓	✓	✓	✓	✓	✓	✓	✓	✓		✓
音消	1817	徐鑑	大興	✓	✓	✓	✓	✓	✓	✓	✓	✓	✓	✓	✓	✓	✓	✓	✓	✓	✓	✓		✓
山門新語	1863	周賛寧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語 音 史 料	作 成 年 代 (公元)	著 者	籍 貫	音 變 的 考 察	音 變 要 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錐頂的考察											參 考 資 料	
							非莊莊于于濁微疑見σ i 四入-m 平濁	音數章以聲母母曉韻韻等韻尾的上歸	音系系以影母母曉系系的產產泯消分										
古今中外音類通 例	1887	胡 墇	浦 口	√ √ √ √ √ √ √ √ √ √ √ √ √ √ √ √ √ √ √ √															趙蔭棠等韻源 流
韻 鏡	1889	華長忠	天津	√ √ √ √ √ √ √ √ √ √ √ √ √ √ √ √ √ √ √ √															夕
等 韵 一 得	1898	勞乃宣	桐 鄉	√ √ √ √ √ √ √ √ √ √ √ √ √ √ √ √ √ √ √ √															夕

(註1) 三十六字母向來都以爲創自唐末沙門守溫，到發現了唐寫本守溫韻學殘卷之後，我們才知道守溫訂的字母只有三十個。趙蔭棠“守溫韻學殘卷後記”以爲三十字母是初稿，三十六字母是唐末(907)以後的增訂，年代可以晚到宋初。我以爲產生在宋以前的韻鏡，既已出現了三十六字母(見下)，則三十六字母該是入宋(951)以前的東西。

(註2) 韵鏡是南宋張麟之始刊的，根據他嘉泰三年(1201)的序，他是“年二十始得此學……自是研究，今五十載”，也就是說他始得“指微韻鏡”是在1151年。(奇怪的是他“聊用梗木，以廣其傳”是在紹興辛巳(1161)，可是到嘉泰三年才寫序！)這是韻鏡年代最保守的下限；而羅常培先生“通志七音略研究”(史語所集刊5本4份)更根據某些理由，把它的年代推到宋代之前。

現在的問題是，由於張麟之曾有“因撰字母括要圖”的話，頗令人疑慮韻鏡的底本“指微韻鏡”裏，尚未會出現三十六字母。根據序文：“舊體以一紙列二十三字母爲行，以緯行於上，其下閒附一十三字母，盡於三十六”，及字母括要圖中來日二母下例外的出現了“牛微牛商”等字眼，我們可以斷定指微韻鏡裏已出現了三十六字母，而張麟之的“撰字母括要圖”，可能只是改訂。

(3 註) 七音略固然是鄭樵表彰出來的，但他的底本“七音韻鏡”却“其來也遠”，並且也早經“華僧從而定三十六爲之母”。

韻鏡及七音略的材料，我只用他的三十六字母，那既然不是張麟之、鄭樵增訂的東西，自可不依他們的刊行年代排列。

(註4) 見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二。

(註5) 見燕京學報第三十一期。1946

(註6) 本項材料的音變考察，是根據我自己的意見。參見拙著“蒙古字韻跟八思巴字有關的韻書”。

八思巴字是1269年頒行的，承襲蒙古韻略音系的古今韻會要是1297年完成的，故這一項材料的年代在1269-1297間。但元人據以音譯的語言，可能比1269更早，所以在“作成年代”裏，我略去了他的上限。

(註7) 今本蒙古字韻是1308年朱宗文修訂的，他的底本自應在1308年以前。

本項材料的音變考察，也是根據我自己的意見。

(註8) 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

(註9) 利瑪嘗的標音未有專著，收在“程氏墨苑”中。

(註10) 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1920

### 漢語音韻史的分期問題

從上表可以看出：中古到現代的音變，就我所列舉的音變要目說，都發生在十世紀與十六世紀間——在另一方面、韻間的急遽合併，也正在這一段時期裏——十七世紀以後的官話，即使有音變，也不在最醒目的地方變動；然則十世紀初與十七世紀初兩者都是很好的分期據點了。在中古與現代兩點連線之間，有兩個分點，自然分線段爲三，仿同龢先師的辦法，其中第一段還是“中古”，次一段是“近古”，末一段是“近代”，而上文所謂“現代”，習慣上只是指稱“近代”尾端、我們可以耳聞目見的幾十年代而已。

在“近古”完成的各項音變，由於音變錐頂的過份集中，也由於如“莊、章系的合流”、“于、以母的合流”、“見、曉系的顎化”、“四等的泯滅”等音變項目，既可以看作語音現象，又可以看作語音現象的解說，也就是說既可以看作語音變化，也可以看作是語音知識的變化，所以我以為如要爲近古作進一步的分期，底下五個音變錐頂才是更重要的憑藉：

1. 輕唇音產生後(907-951 A. D.)，非、敷母合而爲一(1050 A. D. 左右)。
2. 舌面與正齒合而爲一(1270 A. D. 以後)。
3. 疑母消失(1324 A. D.)。
4. -m 尾韻與 -n 尾韻合而爲一(1586 A. D.)。
5. 微母消失(1602 A. D.)。

分別在 1.2 兩項與 3.4 兩項間，各有一段較長的距離，則參考上表，近古可再分爲：

1. 近古早期：十世紀初到十二世紀初

- 特徵：
  - a. 唇音分化爲輕唇音與重唇音。
  - b. 非、敷合流
  - c. 莊、章系合流
  - d. 于、以兩母合流後，又納入了影母
  - e. 潤聲母清化
  - f. 入聲韻尾消失
  - g. 平聲分陰陽
  - h. 知系有合流於莊、章系的跡象

2. 近古中期：十二世紀中到十四世紀末

特徵：a. 知系合流於莊、章系

b. 疑母消失

c. 見、曉系有顎化跡象

d. i 韻產生

e. 濁上歸去

3. 近古晚期：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初

特徵：a. 四等的分別泯滅，四呼起而代之

b. 見、曉系的顎化

c. -m 韵尾合流於 -n

d. ə 韵產生

上文雖然宣稱不以材料的演變史分期，而事實上不可避免的，我們據以分期的還是材料。材料是否能無遺的表現編者當時的語音，固然是個問題；材料裏的音變錐頂，比實際口語裏的音變現象究竟晚多少年代，也是個問題。這些問題，在較長的斷代中，是不怎麼要緊的，可是在只有二、三百年光景的斷代裏，它却極可能影響我們的分期。例如上表中記作“？”的疑似音變，到底是語言裏音變的端倪，還是材料裏記錄的不完善，我們無法確認；假使是屬於後一個原因，那麼上文的分期憑藉竟不足憑藉了。

當然我們對材料本身的認知，也會影響我們的分期。上表五十多種語音材料的音變考察，大多數只根據趙蔭棠在“等韻源流”裏的簡介，難免不遺漏或貽誤了某些現象。故上文的分期，尚有待進一步的修訂。

撇開材料的問題不談，對上古、中古間的斷代與“近代”的進一步分期，在此竟都無法討論；其原因或許由於本文所提的方案及施行方案的技術都有問題。本來音變雖然緩慢，却是每天的常課，故某一音自上古至中古，或自中古至現代的演變，也許不只經過一個階段而有很多踏腳石；利用這些踏腳石的出沒來為語音史分期，自然最理想。而本文所提的方案，實在有假想它只經過一個階段的嫌疑，同時在施行那方案時，在技術上我也沒能完全補救這一假想的缺憾；在為中古、近古、近代分期時如

### 漢語音韻史的分期問題

此，在爲近古進一步分期時也是如此，尤其在無法爲上古、中古分期的疑難上頭更是如此。不過果然要以音變的踏腳石來分期，則我們現有的音韻知識又顯得不够支使了。

### 後記

本文雖名爲“漢語音韻史的分期問題”，討論的重心却偏向中古以後的一段時期，這固然是受材料的驅策，而事實上，我也以爲這後半部的分期比較成問題；尤其自從在同龢先師指導下，從事“蒙古字韻”的研究後，更加深了我對前此的分期的懷疑。那時董先生正在國外講學，回國後，我們又忙着調查山地語言，有關漢語音韻的問題，就被暫時擱置了。想不到您竟突然逝世，而我現在竟以久思請益的老問題來紀念您。

本文草稿，曾蒙張以仁、丁邦新二兄賜閱；付印前，更蒙趙元任、張次瑤二先生斧正，使前段更爲縮簡；謹此申謝。

1965. 3. 24 於南港舊莊